

《汉学研究学刊》创刊号（2010）
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 No. 1 (2010), 1-15

语言发展与语言接触

蒋绍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摘要

汉语中的某种语法现象究竟是语言接触的结果还是汉语自身语言发展的结果？这个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两个案例来讨论这个问题。

关键词： 语言发展 语言接触 无定冠词 长定语

近年来，关于语言接触的问题谈的比较多，这是汉语和汉语史研究中的一个进展。确实，从古到今，汉语都不是在封闭状态下发展的，在汉语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多次语言接触，都对汉语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有的只是在某一个时期存在，有的一直持续下来。这种语言接触的过程、方式、结果和规律，都值得深入探讨。

在讨论语言接触及其影响的时候，有一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某些语言现象究竟是语言接触的结果，还是汉语原有现象的历史发展？下面就两个案例作一分析。

—

1.1 在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有一节“五四以后新兴的句法”。《汉语语法史》中扩展为一章，标题仍为“五四以后新兴的句法”，一开始就明确说到：

“‘五四’以后，汉语的词法和句法受西方语法的影响，有相当大的变化。这里就重要的几点分别加以叙述：

- 1 无定冠词的产生及其受到限制；
- 2 新兴的使成式；
- 3 新兴的被动式；
- 4 新兴的连接式；
- 5 新兴的平行式；
- 6 新兴的插语法；
- 7 新兴的复句——分句位置的变化。”

1.2 这里着重讨论第1节“无定冠词的产生及其受到限制”。下面摘引王力先生的论述和一些例句(例句只引一部分)：

大家知道，英语、法语、德语等都有冠词(articles)。……有定冠词和汉语的语法结构距离很

远，所以汉语不能接受它的影响。无定冠词恰恰相反，它是汉语最容易接受的。在法语和德语里，无定冠词是借用数词“一”（法语un, une, 德语ein, eine, ein）来表示的。在英语里，无定冠词虽不是借用数词“一”字（one）来表示，但是它所用的a, an也带有“一”的意思。因此，我们用“一个”、“一种”之类来对译，实在方便得很。久而久之，我们自己写的文章，也喜欢用“一个”、“一种”等。当然，我们不需要在汉语语法里分出无定冠词一个词类来（没有有定冠词和它相配，无定冠词也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只是说，这种起定冠词作用的“一个”、“一种”等，在“五四”以前的汉语里是没有的。

“一个”自然是汉语所原有的。但是，“五四”以后，“一个”的用途扩大了，本来可以不用“一个”的地方也用上了。

它的食量，在我们其实早是一个极易觉得的很重的负担。（鲁迅《伤逝》）

其实这在我不能算是一个打击。（同上）

只有一个虚空。（同上）

给我一个难堪的恶毒的冷嘲。（同上）

然而正数这时候，一个后悔又兜头扑上他的全心灵。（茅盾《子夜》）

在近代的白话文里，用“一个”往往是指点具体的数量，……在新兴的语法中，“一个”只是指出后面跟的是名词或名词词组。

“一种”比“一个”更有启示性。……我们知道，汉语的抽象名词前面本来是没有数量词的。……“五四”以后，受西洋语法的影响，就要用“一个”

来表示无定冠词。……但是和具体名词没有分别了。为了更加明确，人们另用“一种”来作抽象名词的冠词。

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鲁迅《风筝》）

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
（鲁迅《一件小事》）

好顺风呀！使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快慰。（叶圣陶《隔膜》）

这对他不仅是个经验，而且是一种什么形容不出来的扰乱。（老舍《骆驼祥子》）

这种无定冠词的“一个”和“一种”，对汉语语法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不但能凭造句的力量使动词、形容词在句中的职务（主语、宾语）更为明确（“一个后悔又兜头扑上他的全心灵”，“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使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快慰”），更重要的是，在很长的修饰语前面放一个“一个”或“一种”，使对话人或读者预先感觉到后面跟的是一个名词性词组（鲁迅《伤逝》：“给我一个难堪的恶毒的冷嘲”，老舍《骆驼祥子》：“一种明知不妥，而很愿试试的大胆和迷惑紧紧的捉住了他的心。”）这样就大大增加了语言的明确性。

1.2 有的学者不同意王力先生的观点，崔山佳《现代汉语“潜显”现象研究》（以下简称“崔书”）认为“一个”、“一种”带抽象名词等是汉语固有的用法，并非外来用法。

崔书首先引用王绍新（1989），说“个”称量抽象事物是“个”的用法在唐代最重要的发展。例如：

有西院长老，勘我连下三个错。
 大有好笑事，略陈三五个。
 一场人我壮胸襟，一个无常专伺候。
 福田一个无，虚设一群秃。
 为谥之时，善行虽多，但限节以一个善惠以为谥也。
 总未见人持个消息来。
 是个什么道理，汝欲得会么？

又转引张万起2001：《水浒传》中量词“个”称说事物的范围大大扩展了，由具体到抽象。文章列举了“个”后面的抽象名词：不是，人情，道理，缘由，念头，上着，证见，破绽，机会，消息。

然后举了清初白话小说《快心编》中“一个”后面跟抽象名词的56例。如：（例句用原文序号，有些例句不全引，下同）

（1）郝龙瞋目大喝道：“哇！好一个自在性儿，要我老爷宽恨！难道不晓得我老爷有一个将身准债的法儿么？”（初集卷1第1回）

（2）只见高墙插天，双扉紧闭，暗想一个计较：恐有人来撞见生疑，便走过后门去。（初集卷1第1回）

（3）魏毅道：“小人思量一个算计在此，……相公不如往京中去投他。”（初集卷2第3回）

又举后面带动词、形容词7例。如：

（57）我既然问起，自要一个明白。（初集卷4第

8回)

(62) 不曾打这贱人一个死。(三集卷1第2回)

(63) 偏是他自己差了,也要坐在别人身上去,
还要抱怨他一个死。(三集卷1第2回)

结论是:“‘一个’后面带抽象名词的用法,不是受英语的影响,而是传统的地地道道的汉语用法。”

然后又举《快心编》中“一种”后面带抽象名词的例子18个。如:

(1) 你一时忍不得,便要和他告理,固然是一种至情,自天性发出,原难隐忍……(初集卷1第1回)

(9) 说话处不徐不疾,也不做那低声哑气的声音,自然有一种圆活玲珑的嗓子。(初集卷5第9回)

还有一例“一种”后面是动词性的:

(19) 我看这李小姐眉目另有一种神情超越,夺目惊人,岂是那等漠然无识?(二集卷4第7回)

结论是:“‘一种’后面带抽象名词的用法,作无定冠词的用法,不是受英语的影响,也是传统的地地道道的汉语用法。”

作者还举了其他白话小说中和明代戏曲中“一个”、“一种”带抽象名词的例子。如:

(1) 虽然不读一句书,不识一个字,他自有一种性里带来的聪明。(《无声戏》第5回)

(2) ……世间做戏的人,比寻常妓女别是一种娉

婷，别是一般妩媚。（《连城璧》子集）

结论是：“上面例子中，‘一种’带的都是抽象名词，……所以说，‘一种’也是起无定冠词的作用的。”

3.3 我们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应该肯定，《现代汉语“潜显”现象研究》一书花了很大力气从明清两代的白话小说和戏曲中找到大量例句，说明“一个”、“一种”后面带抽象名词是明清时期的汉语中就有的，这是学术研究的一个进展。王力先生说：“汉语的抽象名词前面本来是没有数量词的。”但他没有明确说抽象名词前面加数量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王绍新、张万起、崔山佳等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指出唐代开始“个”就扩大到修饰抽象名词，到明清时期“一个”、“一种”修饰抽象名词就更多，这就把数量词“一个”、“一种”的发展说得很清楚了，这是“后出转精”。

但我还是赞同王力先生的意见：鲁迅、老舍等人作品中“一个”、“一种”的用法，已经不是数量词，而是受西方语言影响而产生的、类似“无定冠词”的用法。这些“一个”、“一种”的用法，和汉语传统的用法是不同的。汉语传统的用法，尽管使用的范围扩展到抽象名词，“一个”、“一种”还是数量词，而不是类似“无定冠词”的用法。只有到“五四”以后，在鲁迅、老舍等人的作品中的“一个”、“一种”，才是类似“无定冠词”的用法。

首先应该明确一点：并不是“一个”、“一种”放在抽象名词前面就都成了类似“无定冠词”的用法。汉语中在抽象名词前加数词或数量词是从古就有的（虽然数量不多），这只是把抽象事物作为一种可以分类的事物加以称述，和放在具体名词前面的数词或数量词没有本质的不同。为了避免纠缠，我们举一些数目是“三、五、六、十”等的为例：

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墨子·非命下》

助帝王治，大凡有十法：一为元气治，二为自然治，三为道治，四为德治。《太平经·六罪十治诀》

赞说使者：请以五术省风俗，八计听吏治，三科登偶义，四赋经财实，六德保罢瘵，五要简官事。
《新唐书·陆贽传》

明人能护戒，能得三种乐，名誉及利养，死得生天上。《法苑珠林·卷五》

显然，谁也不会把这些放在抽象名词前的数词或数量词看成无定冠词。所以，崔书说“一个”、“一种”放在抽象名词前就是无定冠词，这是一种误解。从唐代到明清，“一个”、“一种”放在抽象名词前面的逐渐增多，并不能证明从唐代到明清“一个”、“一种”就有了无定冠词的用法。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不能混淆的。

那么，类似“无定冠词”用法的“一个”、“一种”和作为数量词的“一个”、“一种”有什么不同呢？不同有三点：

(1) 作为数量词的“一个”、“一种”，即使放在抽象名词前面，也起表数量的作用。所以，一般是不能去掉的。去掉以后或者是句子不通，或者是语义改变。如崔书所引“小人思量一个算计在此”、“别是一种娉婷，别是一般妩媚”，“一个”、“一种”去掉后句子就不通，“有一个将身准债的法儿”，“暗想一个计较”，如果去掉了“一个”、“一种”，语义就从一个特定的“法儿/计较”变为泛指“法儿/计较”了。特别是“别是一种娉婷，别是一般妩媚”两句，“一种”和“一般”对举，

显然都是数量词。而类似无定冠词的“一个”、“一种”并不表数量，所以是可以不用的，试将《汉语语法史》例句中的“一个”、“一种”去掉，不仅意思不变，而且句子仍然通顺，例如：“其实这在我不能算是一个打击”说成“其实这在我不能算是打击”，“一个后悔又兜头扑上他的全心灵”说成“后悔又兜头扑上他的全心灵”，句子仍然通顺，语义也没有改变。当然，去掉以后，“使动词、形容词在句中的职务（主语、宾语）更为明确”的作用是没有了，而这正是无定冠词的作用，和数量词的作用是不同的。

(2) 作为数量词的“一个”、“一种”，后面跟的大多是抽象名词。崔书的例证和统计可以说明这一点。而类似无定冠词的“一个”、“一种”后面跟的很多是形容词、动词，前面加“一个”、“一种”是为了明确句中职务（主语、宾语），也就是使动词、形容词指称化。这从《汉语语法史》的例句可以看出来。崔书所举的例子，也有跟形容词和动词的，但数量不多，而且在前面加“个”或“一个”、“一种”不是为了明确句中职务（表示动词、形容词的指称化），而是各自有其原因。如：“自要一个明白”和“讨一个公道”一样，是把形容词用作抽象名词。“我看这李小姐眉目另有一种神情超越，夺目惊人”意思是“另有一种神情超越，夺目惊人的神态”。“不曾打这贱人一个死”、“还要抱怨他一个死”中的“一个死”是近代汉语中的一种特殊用法，和《儿女英雄传·第六回》“商量了一个停妥严密”用法一样，用“一个A”做补语，这和无定冠词的用法差得更远。

(3) 类似无定冠词的“一个”、“一种”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在很长的修饰语前面放一个‘一个’或‘一种’，使对话人或读者预先感觉到后面跟的是一个名词性词组”，如《汉语词汇史》所举的例子：“在我们其实早是一个极易觉得的很重的负

担。”“一种明知不妥，而很愿试试的大胆和迷惑紧紧的捉住了他的心。”这种格式和作用更是汉语传统的“一个”、“一种”所没有的。崔书所举的例子，其中的“一个”、“一种”后面跟的多数只是单个的名词，即使是名词词组，也很简单。比如，“一个将身准债的法儿”、“一种圆活玲珑的嗓子”等，最长的修饰语不过是四个字，而且结构并不复杂。

确实，从唐代开始，汉语中“一个”、“一种”的用法扩展了，后面跟的可以是抽象名词，这是汉语自身的发展。但汉语自身的发展仅仅到此为止。进一步的发展，成为类似“无定冠词”的用法，是受西方语言影响的结果。¹

不过，另一方面，也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汉语传统用法中“一个”、“一种”后面可以跟抽象名词，“个”后面还可以跟“性状词”（见吕叔湘1944），这种用法和“五四”以后的“一个”、“一种”有相近之处，所以人们对这种新用法不感到十分奇怪，而比较容易接受。这也是这种受西方语言影响而产生的新用法能在汉语中行得通的一个重要原因。

看来，一种受外来影响而产生的语法现象要在汉语中生根，多少要有一点汉语自身的因素在起作用。

二

近年还有一些讨论欧化句式文章。这里也有同样的问题：

1 在崔书中有一个例句，其中的“一种”表数量的意义已经很淡薄：“虽然不读一句书，不识一个字，他自有一种性里带来的聪明。”（《无声戏》第5回）如果不受西方语言的影响，汉语自身的发展会不会使这样的“一种”逐步演变为类似无定冠词的成分呢？也许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但无论如何，从现在的语言事实看，类似无定冠词的“一个”、“一种”是在“五四”以后出现的，应该说是受西方语言影响的结果。

这样的句式究竟是汉语固有的，还是受其他语言的影响？如果是其他语言的影响，究竟是什么语言的影响？

2.1 王金柱（1987）是专门讨论巴金的欧化句式的。文章引巴金的话说：“有一个时期我的文字欧化得厉害，我翻译过几本外国书，没有把外国文变成很好的中国话，倒学会了用中国字写外国文。……在翻译上用惯了，自然会影响写作。”（《巴金文集·14卷·谈我的散文》）关于巴金小说中的欧化句式，文章归纳了四点：

第一，在巴金的小说里，由联合结构或同位结构充任的主语、谓语、宾语多出现，有的使单句变为绵长的复句，有的则发展为一气呵成的排比。

第二，定语多，长，且复杂。

第三，状语多，长，且复杂。

第四，句子成分尤其是状语和分句的倒装。

关于第二点，文章举例说：

《灭亡》中的杜大心以极其激昂的语句表述他的爱憎观：“小孩底脑筋固然简单，但对于那些吃草根，吃树皮，吃土块，吃小孩，以至于吃自己，而终于免不掉死得像蛆一样的人，我是不能爱的；对于那般亲眼见着这样的惨剧而不动心，照常过着奢侈生活的人，我是不能爱的；对于那般趁这个机会发财的人，我更是不能爱的。”（《巴金文集·1卷·灭亡·第10章》）

“在脑里还留着（周如水）的谦虚而温和的面貌的张若兰，这时候惊异地发现了他的另一种面貌。”（《巴金文集·3卷·雾（二）》）

巴金的欧化句式是作家个人的语言风格，但也有一定的普遍

性，“五四”以后不少作品中也都有一些欧化句式，也都有定中结构复杂化的倾向。这都是受西方语言影响而形成的。

2.2 这种“定语多，长，且复杂”的句子，原先在汉语中有没有？我们在元代的一些文献中看到过一些定语很长的句子。

李崇兴（2005）是讨论元代蒙语对汉语的影响的。他认为这种影响表现在四方面，第一就是定中结构的复杂化。“定中结构的复杂化表现为‘的’字结构的复杂化和定语的多层化两个方面。”如：

重的交粗杖子、轻的交细杖子打的体例，自前行了三十余年也。《元典章·刑部》卷二，依体例用杖子）

似那般假雕刻印信押字人每的罪过……《元典章·刑部》卷一四，诈伪印信）

似这般要肚皮的人，与钞过钱人每明白指证，招伏文书与了呵，使见识，没病推辞着“病”么道，不对证的人每根底，依体例交罢了。《元典章·刑部》卷八，取受被察推病依例罢职）

又知觉这贼每、赴官告报来的一个陈景春名字的里正。《元典章·刑部》卷三，伪写国号妖说天兵）

蛮子田地里看守五河县的张千户小名的受宣的官人。《元典章·刑部》卷四，倚势抹杀县尹）

廉访司官人每、监察每问的招了的无体例要肚皮来的避罪在逃的部官、管民官、管军官、运司官、医官、管匠官等一十五个人。《元典章·刑部》卷一六，万户寿童淹死军）

2.3 这样，我们在汉语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看到了定中

结构复杂化的现象。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同一种定中结构复杂化的现象，彼此之间有没有关系呢？

应该说，这两个时期的定中结构复杂化，都是语言接触的结果，但前者对后者没有影响。《元典章》中所反映的蒙语对汉语的影响，虽然是汉语历史文献中存在过的事实，但这种语言现象在后来没有持续下来（这可以通过对明清时期汉语的调查得到证明），就不可能是20世纪作家作品中语言现象的来源。显然，巴金不可能是看了《元典章》然后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巴金小说中的欧化句式是受西方语言影响的结果，这一点巴金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

三

上面两个案例告诉我们：汉语发展过程中的某种语言现象，究竟是汉语自身发展的结果，还是受语言接触的影响，对这个问题要作深入的考察。在汉语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有时我们会看到，某种语言现象可能是似曾相识的，也就是说，在前一个历史时期曾有过类似的语言现象。那么，后一时期的这种语言现象是不是前一时期语言的发展呢？答案可能是“是”，也可能是“否”。本文的两个案例，就是属于“否”的例子。

从汉语史的研究来说，确定某种语言现象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要做好这项工作，离不开周密的调查和深入的分析。调查是重要的，汉语史的文献资料十分浩繁，没有周密的调查，就可能发现不了某种语言现象早期的存在，这就做不好正确的溯源。《现代汉语“潜显”现象研究》做了很多细致的调查，找到了很多现代汉语语言现象的源头，对汉语史研究是有贡献的。分析也是重要的，没有深入的分析，就可能看不到两种语言现象之间本质的联系，或者，可能把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两种语言现象误认为有历史联系；这都会导致溯源的错误。周密的调查和深入的分析是汉语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方面，要做好汉语史

的研究，周密的调查和深入的分析是缺一不可的。

参考文献

崔山佳2008：《现代汉语“潜现”现象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李崇兴2005：《论元代蒙古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语言研究》，第3期。

吕叔湘1944：《“个”的应用范围，附论单位词前面“一”字的脱落》，《金陵、齐鲁、华西大学中国文化汇刊》第4卷。

王力1989：《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

王金柱1987：《巴金小说中的欧化句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4期。

王绍新1989：《量词“个”在唐代前后的发展》，《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张万起2001：《〈水浒传〉量词“个”的考察兼及汉语量词的发展趋势》，《中国语言学报》第10期。

（责任编辑：崔彦）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Language Contact

Jiang Shaoy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s it the result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or language contact when there is a new kind of language phenomenon in Chinese grammar? The issue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wo cases.

Keywords: language development language contact indefinite article
long attribute